



“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蹒跚地走到铁道边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难。可是他穿过铁道，要爬上那边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”

1917年，朱自清与父亲在南京浦口火车站分别。此去经年，父亲的“背影”，在他的记忆中依然清晰。

很多读者可能不知道的是，《背影》的背后，不是平淡如水的父慈子孝，而是两代人之间的暗潮汹涌。

朱家父子关系因何降至“冰点”？又是如何破冰？江苏文库的《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·朱自清传》中，揭开了这段“相爱相杀”的亲子故事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宋经纬 刘静妍
图片除署名外，均由扬州朱自清故居主任韩丰提供



现在的南京浦口火车站 现代快报+记者 刘静妍 摄

朱自清父子的“小别离”： 《背影》中竟暗藏亲子关系危机



朱自清

语文课本里“永远的神” 小时候也被父亲督促背课文

《背影》《匆匆》《绿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……他，凭借着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散文，成为中小学语文课本里“永远的神”。

6岁时，朱自清跟着家人搬到了扬州，从此在这里读书、成长。

扬州护城河外，有一座千年古刹叫天宁寺，与天宁寺隔河相望的是天宁门。长满青苔的古城楼年久失修，样子并不威武。朱自清的家就安在了这里。

扬州，是舒适慢生活的理想地。

在那时由一个顽皮的少年仆人领了我，却只知道跑来跑去捉蝴蝶；有时掐下几朵花儿，也只是随意弄弄着，随意丢弃了。

——朱自清《看花》

童年的时光，只要不提作业、考试，总是快乐无比。

父亲朱鸿钧对朱自清要求严格。虽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，新式学校方兴未艾，但父亲惟恐新式学校徒有其表，还是把他送到有过功名的私塾先生那里。

平时，朱鸿钧忙于工作，顾不上儿子，但只要他在家，就要检查作业。

吃过晚饭，朱自清搬个小板凳，怯怯地坐在父亲身边。父亲一边喝着老酒，一边摇头晃脑低吟着他的卷子。看到先生给的好评，顺手奖励儿子几粒花生米、一块豆腐干；看到评语不好，少不了一顿打，卷子直接扔进炉膛。

父亲虽然严厉，但也是深爱孩子的。冬天的晚上，堂屋里阴冷阴冷的，父亲经常和几个孩子架起煤油炉煮白水豆腐吃。

“洋炉子”太高了，父亲得常常站起来，微微地仰着脸，觑着眼睛，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，夹起豆腐，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。

——朱自清《冬天》

小洋锅里热气腾腾，翻滚着一个又一个又嫩又滑的豆腐，直暖人心。

工资要不要上交父母？ 这是个世纪大难题

朱鸿钧聪明能干，却有着旧官僚的通病，爱讲排场，还总要纳妾。

扬州家中，姨太太潘氏是一个精明又跋扈的女子，比朱自清母亲还大四岁。朱鸿钧到了徐州榷运局长（也就是“烟酒公卖局长”）任上，又纳了妾。潘氏知道了，冲到徐州大闹一场，弄得满城风雨。

1917年岁末，朱鸿钧虽然把姨太太都打发掉了，不过仍然被上司怪罪下来，丢了这份好差事。他一向是老爷做派，不善理财，这一下亏空五百大洋，只好变卖典质来填补窟窿。

朱自清年迈的祖母不堪承受家庭变故而辞世，朱鸿钧借钱才把丧事办了。

这一连串的风波，朱自清在《背影》中只是寥寥几笔：

“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。”“家中光景很是惨淡。”

丧事完毕，父子同行到南京，儿子要坐火车回北京念书，父亲则是到南京找工作。

浦口火车站分别之后，朱鸿钧的工作其实一直没着落。好在，没几年之后，儿子大学毕业了，工作很不錯。

1921年，朱自清回到扬州，到江苏省立第八中学（今扬州中学）教书。这让朱鸿钧觉得脸上很有光彩。巧的是，他还和校长是老朋友。于是，凭着私交，朱自清的薪水被直接寄到父亲手上。

在朱鸿钧看来，爹管儿子的钱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然而，朱自清那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有老婆孩子，这日子怎么过？

恰巧此时，又发生了一件让朱自清很不爽的事。老家的圈子小得很，人情世故复杂。朱自清作为教务主任，排课表的时候，没有兼顾到一个老教师的兼职，被这个老师告了一状。校长不作解释，曲意袒护那位老教师。朱自清非常恼火，上了不到两个月班，就果断辞职，瞒着家人去了上海。

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：这么好的饭碗，你说丢就丢，我这老脸往哪搁？

散文家难得写了篇小说 父子关系降至“冰点”

一篇小说，成为父子矛盾爆发的另一根“导火索”。

朱自清的散文太有名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他也写过“非著名”小说。1923年，他创作的短篇讽刺小说《笑的历史》发表。父亲看到之后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认为这是“家丑外扬”。

小说里到底公开了什么“家丑”？开篇是这么写的：“你问我现在为什么不爱笑了，我现在怎样笑得起来呢？”

这是女主人公泣血含泪地在诉说自己“笑的历史”。

她原本天真烂漫，很爱笑。娘喜欢看她笑，说她的笑像一朵小白花，像严寒冬天里的太阳。娘亲去世后，她却遭到别人指点：姑娘家要斯

文些，笑是没规矩的。出嫁之后，她在婆家，满眼都是生人，自己像孤鬼似的，更要循规蹈矩。婆婆、姨娘，甚至丈夫，都指点她要“妨住些笑”。家中光景惨淡，婆婆对她更是挑剔，动辄讲规矩、寻是非、发脾气，冷言冷语冷脸相向。

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原型，就是朱自清的夫人武钟谦。在娘家，她是掌上明珠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。结婚后，公婆居然把家里的败落归咎于儿媳爱笑，吓得她噤若寒蝉。

朱自清从扬州八中辞职出走，公婆迁怒于儿媳，把她连同孩子赶回了娘家。武钟谦回到家，继母待她很不好，但为了孩子，她忍气吞声住了3个月。后来，朱自清一想起妻儿的这些遭遇，心里就阵阵抽搐。

两年多不相见 一封来信让他“破防”

1925年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，接到两年多“不相见”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信。信中说：“我身体平安，惟脖子疼痛厉害，举箸提笔，诸多不便，大约去之期不远矣。”

那个“肥胖的、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”，8年前还能攀爬月台，如今却已“诸多不便”。回想起来，眼泪瞬间“破防”。他终于放下芥蒂，转为理解和思念——

近几年来，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谋生，独立支持，做了许多大事。

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！他触目伤怀，自然情不能自已。情郁于中，自然要发之于外；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。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，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记着我，惦记着我的儿子。

1928年，朱自清的第一本散文集以《背影》为题出版。书寄到朱自清老家，家人就急忙拿到父亲“小坡公”的卧室。当时，老人家年老体衰、行动不便，他把椅子挪到窗前，戴上老花镜，一字一句读着儿子写的文章，眼中放出光来……

当朱自清看到久违的父亲寄来的家书，当父亲看到这篇饱含深情的《背影》，一切都释然了。



1921年秋，在扬州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任教务主任时与友人合影，二排右一为朱自清



扫码关注江苏文脉公众号

一边是受新思想熏陶的朱自清，一边是被传统伦理观念左右的父亲，这对父子在生活中产生了诸多摩擦。他们之间的“代沟”，一点不比现代人小。

这是一个时代的“背影”。但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是任何时代都不会变的。别人眼里，他是北大高材生，是清华教授，是潇洒倜傥的文学才子；父亲眼里，他永远是个孩子。



朱鸿钧与朱自清的儿女们（左起：朱闰生、朱鸿钧、朱逊先、朱效武）